

读学术之外的胡适

韩连庆



《读胡适》,董桥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董桥读胡适的著作不是每一部都喜欢、每一部都细读,他认为胡适的书信和日记最好看,胡适的晚年谈话录他也专挑小事情细读。像胡适这样的人物,晚年应该多谈谈旧人旧事,“零零碎碎,三言两语,都是好的,价值不输系统的口述历史。口述的个人历史一旦心存使命,端端正正对着录音机讲,不知不觉都会专挑体面的事迹刻意粉饰,做出来无非一部圣贤嘉言录。”

有人说你一定要读董桥,也有人说你不需要读董桥。前者像推介,后者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意思是说,读书三年而不想着当官吃俸禄,这很难得。不过,读书也像吃饭,没有一定得吃馒头或者米饭的戒律,自己吃着舒服就行。大四那年我在南京实习,闲余逛街碰到一个书摊打折卖书,鬼使神差买了本董桥的《这一代的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董桥是何许人也。回来翻读,吓了一跳:原来文章还可以这么写。随后又买了董桥的《乡愁的理念》,两本小册子读了很多年。这些作品都属于董桥要“销毁”的“少作”,既能看出他饱读中外诗书,又透着一股古怪精灵的“邪气”。比如他说,人对书会有感情的,这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又专又深的学术著作是老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倒过来,“学术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妈妈,过分周到,临走还要殷勤半天怕你说他不够体贴”。早年读董桥

是看热闹,年纪大了再读董桥是为了亲近那股老派文人的余韵,学着怎么锻字炼句写文章。董桥今年的新书叫《读胡适》。此前他的文章中也经常提到胡适,还有很多文章的题目里就嵌有“胡适”,例如《胡适的字》讲他收集了两幅胡适写给张充和的字,《胡适看不下去的一本书》讲陈之藩喜欢《日瓦戈医生》,给在纽约的胡适寄去英译本,胡适回信说看不下去。说到陈之藩与胡适的交往,我倒想起有一次跟结构疲劳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镇同先生聊天。高先生说他1946年在北洋大学航空系读书的时候,曾经跟他高两届的机电系的陈之藩在一个宿舍住了一年。陈之藩当时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很悲观,想改学哲学救国。有一次他在广播中听了胡适的演讲,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感想,给胡适写了封长信,由此两人鱼雁往来,成了忘年交,胡适称陈之藩为“小友”。后来胡适还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这段掌故我以前也多少听说过,不过听高先生详细讲述出来,又别有一番滋味,仿佛能亲近到这段轶闻的余香。陈之藩后来还出版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

信》,收录了1947年前后他给胡先生的13封信。董桥说,当代认识胡适其人是他晚年的秘书胡颂平先生,深入研究胡适学术思想的是余英时先生,而深刻认识胡适性情和趣味的是陈之藩先生。胡适一生著作等身,他的经历和交往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董桥写胡适不会写成“半老女人”或者“婆婆妈妈的中年男人”那样的学术著作。

《读胡适》全书由88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组成,每篇不设题目,以“第几回”代之。他在“自序”的一开篇说道:“听说胡适之在学术上老早给抛到后面去了。这样正好,让我这个不懂学术的人重温胡先生这个旧人物的旧事旧思旧感,探望一下学术以外的胡适之。”在第三十三回又说道:“读胡适,写胡适,我其实只想挑我爱读的读,挑我爱写的写。在这样任性的时刻我庆幸我不是学者,不搞学术,爱怎么放肆就怎么放肆。”

在“自序”的最后,董桥说,“从前顾亭林劝人少著书,多抄书,胡先生说顾亭林是聪明人”。周作人当年也被讥讽为“文抄公”,他反驳说,没有观点怎么抄?胡适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他在给吴晗的信中指点做学问的方法,其中有一条说,“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胡适还说,“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出来,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董桥读了这些信感慨道:“一位高明的老师,一番细心的指导,假如我是吴晗我会一生感恩。”

董桥读胡适的著作不是每一部都喜欢、每一部都细读,他认为胡适的书信和日记最好看,胡适的晚年谈话录他也专挑小事情细读。他觉得像胡适这样的人,晚年应该多谈谈旧人旧事,“零零碎碎,三言两语,都是好的,价值不输系统的口述历史。口述的个人历史一旦心存使命,端端正正对着录音机讲,不知不觉都会专挑体面的事迹刻意粉饰,做出来无非一部圣贤嘉言录。”

罗尔纲作为胡适的学生,曾经在胡适的家中住了五年。胡适怕他自卑,家里名流满座之际,总不忘介绍他认识客人,随后故意夸奖他几句。后来罗尔纲回老家探亲,胡适又给他写信,欢迎他回来继续留住胡家,条件是必须接受付给他的薪水,最后还不忘要给他寄旅费。

董桥读了这封信说,“我几乎可以肯定胡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花了太多的心思去迁就人家的感受。他总是比别人先看到人家心中的喜悦”。

《读胡适》写了很多类似的小事,这些小事也证实了董桥的一个观察:“胡先生为人之精当超乎他做事之能干:能干只可建造事功,精当足以缔结人和。那是胡适之枢纽地位的基石。”

以前读董桥,看到他多次写到周作人,说他是读周作人的书长大的,周作人的文章学不来,多读久读心境安宁,笔下守得住分寸,一辈子受用。我找周作人的书来读,果然很受用。

董桥在《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一文中说,他这代人旧籍涉猎太浅,西学也难博通,尽管不敢一日不读书,却只是贪慕虚荣,成绩卑微可笑,追求余先生那样又博又约的大学问已然是奢望。我找余先生的书来读,也很受用。

读完董桥的《读胡适》,我也找来一堆胡适的书,《胡适文存》《胡适书信集》《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口述自传》,希望也能受用。

这些中国画 让我们重新审视经典诗

曹喜蛙



《小学生必背古诗75首(典藏版)》,许渊冲英译,秦水源作曲,仇立权插图,张昊赏析,中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为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创作的画,色彩非常丰满,只用了向阳的金黄色、阴背的黑色两种色彩,留白却是画龙点睛,让“白日”成为辉煌的刺目亮点,使这首诗从简练抽象的哲理诗变成印象派的现代画面。

纵观中国文化历史,古典诗词以唐宋诗词为巅峰,经典美术也以唐宋绘画为高潮。可以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水墨绘画则是中国美术的脸面容颜。著名画家仇立权专门为《小学生必背古诗75首(典藏版)》一书创作了75幅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和绘画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联性、独立性和现代性。

在这本书里,仇立权为每首古诗创作的画都不是一般简单的插图,而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每一幅画都经得起独立欣赏和琢磨,也值得读者在阅读欣赏一首古诗的同时去阅读欣赏一幅中国画。仇立权创作的这些作品,每一件原件都是四尺整张或斗方,规格为69厘米x138厘米的宣纸,既有根据古诗的诗句营造的主体意境,又有整首诗词题款的书法,也有中国印的闲章、名章,堪称集诗词、绘画、书法、刻印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艺术品。

中国画与书法都用毛笔,所以二者也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仇立权擅长画大写意人物、动物,大写意主要是草书入画,泼墨画最早就是唐朝的大写意画家王洽擅长的,大写意绘画实际上也是最现代的中国画。

微评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这本书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很深奥,实际上作者并不是哲学家,最关心的也不是晦涩的哲学问题,而是以技术的设计和创新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学问题。当然,阿瑟也没准备成为哲学家,而是想和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一样,成为关心技术的“技术思想家”。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浅显易懂,写得很通俗,大家都可以阅读。

从专业角度来看,阿瑟提出了一种有新意的技术构成理论,核心是技术的“递归结构”。也就是说,技术是由更小的技术零部件构成的,而技术零部件也是由更次一级的技术零部件组成的,如此分解到最后的基本单位是技术所捕获的自然现象。因此,某一种技术根本上是各种技术单元模块的特殊组合,设计就是对原有模块的重新组合,而创新则是在现象或原理层面加入新的单元模块。

如何说明作为组合的技术之动态发展呢?阿瑟借鉴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库恩理论也是科学哲学借鉴进化论思想的产物——技术发展既有渐进性的设计积累过程,也有突变性的创新跃迁过程。

尹烨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CEO

《消失的动物》

本书作者埃罗尔·富勒是一位艺术家、作家和自然历史学家。1987年,他曾出版作品《灭绝的鸟类》,是这个领域的权威。本书译者何兵,也是一名自然保护工作者。俩人都是生态保护事业而奋斗者,喜莫大焉。

这是一本介绍灭绝动物的最后影像的图鉴,配有适当的文字。本书的设计富有艺术感,使用了特种印刷技术,灰色的封面、银色的动物图案、白色的标题,从特定的角度看,连标题都处子“看不见”的状态,正好点题“消失”二字。目录设计也很精美,使用了类似135胶片的照片,局部展示了28种近期离开我们的物种。本书的装帧采用裸背线装方式,除了具有复古文艺、不易散开等优点外,更重要的是,书本停留在任意页数都可以平铺开来。

从内容来看,作者明显更熟悉鸟类。在28个物种案例中,有21个是鸟类,其余7个是哺乳类,包括蝙蝠和水生哺乳类的加勃比僧海豹和白鳍豚。不出意外,你会发现不会飞的鸟更容易灭绝。而作为曾经遮天蔽日的物种,旅鸽的消失原因今天依旧是个谜。其实,我一直盼望能看到活的袋狼,正是因为这类肉食动物的缺失,才使得澳大利亚的兔子泛滥成灾。

与西方的极简主义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与现代主义追求的内在精神相一致,注重局部的精确、准确,讲究钻石效应,是天人合一、大道至简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完美呈现。

比如在这本书中,仇立权为唐朝诗人骆宾王《咏鹅》一诗创作的这幅画,展现的那一群鹅是相当夸张的,如果你用手遮住那群鹅头,就只有一堆三角形和弧线了。再看那个胖丫头的脑袋,几个圆圈而已,胳膊就像个大豆荚,美丽的臀部就是夸张的对号,剩下就是几笔乱乱的英文字母Z或倒立的W。还有那棵树,简直就是随便几笔,乱戳戳,然后就是挥洒的墨点。

仇立权为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创作的这幅画,主要抓住“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两句来构思画面,也别出心裁。客人骑一头小毛驴,水壶和帽子都是旅行不可少的,此外客人还给亲人带了很多礼物;儿童骑的一头老牛,只有一支笛子和满腹疑问,请问客人你从哪里来?再欣赏画面,更令人浮想联翩:儿童骑的是头老牛,客人骑的是只小毛驴,好像小毛驴问老牛到贺庄还有多远,老牛说这里就是贺庄,看来这一路你累坏啦。小毛驴与老牛的对话,更使画面饶有趣味。

而仇立权为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创作的这幅画,更是一幅大写意的佳作,色彩非常丰满,阴、阳、向、背和留白都用得特别妙,整幅画只用了向阳的金黄色、阴背的黑色两种色彩,留白却是画龙点睛,让“白日”成为辉煌的刺目亮点。这幅画使《登鹳雀楼》这首诗立刻从简练抽象的哲理诗变成印象派的现代画面,有很强的现代性。

此外,李白《望庐山瀑布》的那一联“瀑布”、张继《枫桥夜泊》“乌啼”的随意和“客”的夸张妙笔等,仇立权为这些经典古诗创作的国画都非常精彩,处处可圈可点,均体现了原诗的艺术意境和哲学高度。

与传统的中国画比较,仇立权的这些中国画,与古人的中国画完全不同。作品尽管也透着满满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和技法,但是他的现代意识极强,无形中已经贯彻着一个现代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即非常注重个体的独立、自由,非常坚持自我,在精神世界里追求现代的通达。

汉字韵律,写意中国,仇立权为这本书创作的这批现代水墨插图是中国水墨插图的一次大胆实验和创新。

(作者系美术评论家;本文为《小学生必背古诗75首(典藏版)》一书序言,有删改。)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美二布莱恩·阿瑟著,曹东溪、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和萃思学(TRIZ)一样,这本书对于从事实际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尤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它被谷歌公司董事长的推荐语所佐证:“我们的Java,就是根据布莱恩·阿瑟的思想开发的。”

不过,说到哲学,他的许多说法就有些外行了。他看待技术的方式是经济学或工程学的,将技术等同于技术产品,基本目标是推动技术创新,理解技术也是为此而服务的。而事实上技术哲学的主旨主要是为了理解人在技术时代的历史处境,将技术视为人生活于其中的部分世界(包含技术文化、技术思想、技术知识、技术制度和技术产品等诸多要素),对技术效率的哲学分析终究也要服务于提升人类福祉。

话又说回来,阿瑟并没有打算写本哲学书,如此不更有价值吗?读的人不更多吗?



《消失的动物》,英二埃罗尔·富勒著,何兵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白鳍豚是入选本书的中国物种,它的消失原因令我们非常伤感,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水利工程建设、船舶噪音影响以及新型捕鱼法的应用……想来不禁替它唏嘘。感兴趣的读者也可查阅中华鲟濒危的原因,看看是什么阻止了其“洄游”。或许,人类永远不可能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不怀有敬畏,迟早玩火自焚。

由于本书展示的是大量影像,即入选的都是1816年摄影技术发明后才得以“留世”的消失的动物。而在在这之前,离我们而去的物种着实不少,比如渡渡鸟就在1681年离我们而去。如果书中能给出一个列表和插图,内容会更丰满。

域外

不做题也能学“好”数学

武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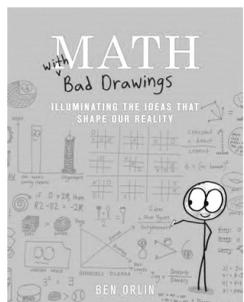
科普名刊《美国科学家》2019年7—8月号合刊发表了美国科普作家 Brian Hayes (布赖恩·海耶斯)的书评文章,题为《有态度的数学》。他推介的是 Ben Orlin (本·奥林)的《Math With Bad Drawings: Illuminating the Ideas That Shape Our Reality》(本文作者译为《配上糟糕插图的数学:图示塑造着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之观念》,Black Dog and Leventhal 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海耶斯认为,优秀的数学科普书很多,但读者多半是已经对数学感兴趣的人,真正将数学无兴趣者转化成有兴趣者是极其困难的。笔者也曾多次说过,国内优秀科普作品越来越多,但往往“叫好不叫座”,因为科普作品的消费者仍是已经热爱科学的人,这么多年,这个消费群体并未明显扩大。

但是,海耶斯说,《配上糟糕插图的数学:图示塑造着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之观念》一书也许有望俘获原本对数学无兴趣者。该书作者奥林是美国的一位中学教师,整天面对看着数学就头疼的孩子。他曾问过9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学习数学?他们回答,“为了向大学和今后的雇主证明我们是聪明用功的”,而不是出于兴趣。奥林说,既然升学竞争很激烈,数学发挥了较好的筛选功能,这并没错,但数学还有“更深刻的功能”。

所谓“更深刻的功能”指的是,数学是描述和认识世界的扎扎实实的工具,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也不是对深奥真理的追寻。作者将此工具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掷骰子,交税,如何将世界从狂妄的银行家手里拯救下来,如何调整改善选举团制度,如何设计终极武器“死星”,等等。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介,这部分告诉读者,数学对于学生、教师和数学家分别意味着什么。第二部分涉及几何与设计,里面颂赞了作为结构元素的三角形,还大胆地讨论了A4纸规格与美国式任意大小的信纸规格的优劣。第三、四部分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一半,讨论概率与统计问题,以及彩票、棒球得分表、科学中的p值篡改、将世界文学放入统计软件中加以粉碎分解的奇怪做法,等等。第五章则再



“传统数学书总是强调‘干中学’,强调解题,做数学学习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成人礼’。但是,谈论音乐的图书并非一定要教读者弹奏吉他,或是谱写弦乐四重奏作品;讨论饮食的图书也并非充满了食谱。那么,为什么阅读数学书就非得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次回过头来讨论与政治、与经济主题相关的数学问题。

阅读本书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不多,不超过9年级学生所需掌握的东西,无非是四则运算、概率的基本概念、辨认出直角三角形的基础几何知识等。

奥林有什么绝招吸引读者呢?首先,插图很糟糕。作者声明,他不会画画,本书的“糟糕插图”都是他画的。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作者自

谦。插图基本上是棍形图,人物脑袋都超大,其眼神可以传达喜怒哀乐各种情感。有时候,作者给其他非人物件(多边形、咖啡杯、宝石、明尼苏达地图等)也画上了眼睛,使它易于亲近。

其次,文字风格甚为轻快有趣。举个例子:“寓言和数学有很多共同点。二者都来自布满灰尘、虫蛀鼠咬的老书;二者都强加给孩子们阅读;二者都试图以超常的简化方式来解释世界。”

“如果你想应对生活的完整特质与复杂性,就看别处的书吧。去教生物学家,将风景画得栩栩如生;画家或是能把应纳税款算得清清楚楚的人。寓言讲述者和创造数学的人更像是漫画家。他们通过夸张地描绘几处突出特征而忽略其余来帮助解释世界。”

他的第三招是隐而不显的。书中不留任何家庭作业习题,甚至例题都很少。作者的着力点不是概念,而是算法、公式、方程。这种模式对于历史著作或文学批评著作是不稀奇的,但对于数学书却是罕见的。传统的数学书总是强调“干中学”,强调解题,做数学学习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成人礼”。

海耶斯一开始的反应也是:数学书里没有多少数学公式,怎么可以呢?但转念一想,谈论音乐的图书并非一定要教读者弹奏吉他,或是谱写弦乐四重奏作品;讨论饮食的图书也并非充满了食谱。那么,为什么阅读数学书就非得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奥林用他的这本书表明,完全可以做到在不告诉读者如何做数学习题的情况下讲述关于数学的有趣东西。

据说欧几里得说过,“几何无坦途”,他说这话是批评一名学生不喜欢走坑坑洼洼的路,而想通过一条平展展的大道走向知识巅峰。奥林的数学科普著作并未筑就坦途,而是带领读者在空中领略了山景,那也是一番不错的体验。

奥林的下一部数学科普书题为《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本文作者译为“变化是唯一的常数”),10月出版。海耶斯开玩笑地说,若下一部书的书名定为“用更糟糕的插图讲述更多的数学”该多好啊。